

# 梦里花飞知多少

老轻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NEVER DREAM

NEVER WITHERED





NEVER WITHERED  
IN NEVER DREAM



# 梦里花飞知多少

老轻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里花飞知多少 / 老轻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4.12

ISBN 7-5387-1917-2

I. 梦… II. 老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0923 号

## 梦里花飞知多少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  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  |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|
| 电 话    | 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 |
| E mail | benatg@mail.jl.cn         |
| 印 刷    |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|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       |
| 字 数    | 2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|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|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         |
| 印 次    |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|
| 印 数    | 6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| 18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权所有   | 翻印必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当你觉得自己足够聪明的时候，往往  
就是犯错误的开始。

——题记



A 大的女学生宿舍有点特别，每座楼的外墙上都有一块水泥抹的牌子，漆成了白色，正中间是一个鲜红的阿拉伯数字。这个数字直径有一米多，远处就可以清楚地看到。

除此之外，其他楼的牌号都是黑色。这样一来，总能让人联想到霍桑那部著名的小说《红字》。或许校长也正有此意：A 大的女生宿舍可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进的。

所以 A 大的学生以入学时间为界，对这个聪明的女校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。大一的新生大多觉得这里风气严谨，用一个红色楼号提醒冲动无知的年轻人，很有点浪漫主义的色彩。大二之后，便开始持相反的看法：这个据说一辈子没结过婚的老姑娘，一定有晦暗的心理阴影，不然不会在这样细微的地方做文章。

女生宿舍有三个老太婆监舍就够了，用不着再搞一个鲜红的大字来提醒男生吧。

梦  
里  
花

飞

知  
多  
少





在众多的红字区域中，东校区的7号楼历来是最显眼的，这里不但是A大美女云集的地方，楼外水泥牌子上的“7”更有特色。

很多人推测，当年那个油漆工一定是学过书法的，甚至很可能是怀素的狂草，从这个阿拉伯数字左边的笔画就可以看出来。它比规则的宋体“7”字要长一些，略微向外，几乎到了右边一半的长度。“是个鱼钩，把美人都勾了来”，一个校园诗人这样说，可更多人不这样看，那根本就是一根疲软的男根嘛。

从男女同学互访的频率来看，7号楼的秩序一直还算井然。所以，三个老舍监一致认为，既然自己已经扼杀了女孩儿们在宿舍接待异性的权力，别的地方就应该宽容一些。因此，在宿舍楼楼顶的平台上，格外有一番活泼自由的风景。

这里差不多是宿舍区的最高点，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。楼顶上铺满了防晒的水刷石，看起来干净又平整。还有几座水泥盖的亭子，亭子间被数不清的铁丝连接起来，上面挂满了女性味道十足的东西。

这是一个周末，喜欢学习的人早早去了教室或者图书馆，春心萌动的人们也去了该去的地方，宿舍只剩下那些睡着的和没睡着的人。微寒的春风吹得7号楼上的“万国旗”哗哗作响，远处是一带看不清轮廓的山脉，几朵又肥又白的云彩像几只无聊的绵羊慢慢游荡着。

这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墨西哥电影的某些片段：肮脏的教堂，黄沙满地的院子，几排刚洗干净的白色床单，一个漂亮憔悴的女孩正眺望远方，等待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的牛仔。

一个大二的女生显然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女孩，看着遥远的风景发呆。她左胳膊下夹着一个纯白的塑料盆，里面小碎

梦  
里  
花

知  
多  
少



花的内衣泛着丝丝的潮气。女孩收回眺望的目光，用湿漉漉的手把垂下的发梢撩上去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，这样轻松无聊的天气很让人需要点什么。

女孩仔细寻找着铁丝上的空档，“万国旗”阵的中央，一幅纯白的床单格外显眼。她撇撇嘴，只有那些装腔作势的女生才喜欢用这样浅颜色的寝具，看着就是一副假纯洁的样子。女孩把塑料盆放在地上，把白色的床单随便扯开一点，抖开自己的衣服准备挂上去。忽然一阵大风把床单猛地刮起来打在她脸上。女孩还没来得及骂出口，忽然看到上面的东西，迟疑了一秒钟后，她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。

布敬章把最后一个馄饨塞进嘴里，看了看周围没人注意，心满意足地长叹了口气，四平八稳地喝着碗里的汤。开水冲的味精酱油汤很快见了底。布敬章发现有一只纸片一样薄的虾皮沾在碗底，他抖抖碗，那只可怜的虾米终于掉了下来，布敬章熟练地吸进嘴里。因为泡了很久，虾皮软软的没有一点嚼头。

他很敬业地咀嚼了几下，可咽下去的时候还是被卡住了，他拼命地咳嗽了几下才算逃离被噎死的厄运，不过虾皮特有的鲜味一下充满了他的鼻腔、食道乃至肺泡，这让他有点苦尽甘来的感觉。等那鲜味淡了，才恋恋不舍地站起身。

早餐摊的老板满眼戒备地看了看布敬章，又转头看了看收拾碗筷的女人，她慎重地摇摇头。老板开口说道：一碗馄饨，三个茶蛋，三个油饼，一共四块。布敬章从兜里把钱掏出来，在微冷的空气里四枚硬币还带着一些热气。早餐摊老板把一个肮脏的饼干盒子递过去，里面成堆的纸币和硬币油花花地泛着七彩的光晕。

布敬章有些痴迷地看着，老板使劲抖了抖盒子，他才绝



望地松开手，回头看了看刚才的座位，确信没有丢下什么才转身走开。

那些食物让布敬章感觉很快乐，饱胀感让人朦胧得好像吸足了鸦片。他尽力掩饰着吃饱的状态，睁大眼睛逗摸着路边的门脸。还有些发白的晨光下，那些发廊的招贴画透着惨白的味道，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年轻女孩出来倒尿盆，布敬章满怀希望地停下脚步。女孩却没做停留，她那身冒牌的保暖内衣抵挡不住早上的凉风，看都没看布敬章便转了回去。

女孩肥大的屁股后面内裤印子很明显，红色的保暖内衣在光秃秃的街边是温暖的感觉。布敬章满意地叹了口气，抓了抓裤裆，茶鸡蛋和油饼不但舒服了胃口，那话儿也有了暖洋洋的感觉。他沿着那些成排的发廊酒吧走着，可惜再没有衣衫单薄的女孩出来。侠客一样背着宝剑的老人们好奇地看着他。

二月二剃头的日子早过了，这个小伙子一大早在发廊边转悠什么呢。

布敬章转过最后一家发廊，十字路口的风吹过来，清冷中带着点早春的暖意。他放弃了逗摸，掏出一支皱巴巴的香烟，点上，狠狠地吸了一口。饱胀感消退了很多，该回宿舍了。

布敬章走到人行道上，一个人影从他身后发廊的胡同口走出来。是个女的，他放慢脚步，看到那女孩披着一件陈旧的黑色风衣，头发很长，在风里一缕一缕地飘着。条儿不错，而且方向居然和自己一样，布敬章来了精神，穿过马路跟过去，那女孩走得很匆忙，完全没发现后面有人观察自己，在拐过一个转角的时候，布敬章看清了她的侧面，不禁瞪大了眼睛愣在那里。

梦

里

花

飞

知

多

少



那幅雪白的床单此时已被舍监拽了下来，不过7号楼所有的女生们都看清了上面的东西。那是黑色自喷漆喷出来的一个硕大的几形，作者在接近圆弧的位置横画了一道，然后在顶端点了一点。

虽然只是简单的三笔，却足以形象地勾勒出男性的符号。它是如此的形象和狰狞，就连养了两个孩子的老舍监都无法坦然视之，满脸通红地想叠起床单，可不管怎样叠，总有一道黑漆露出来，明显得让人咬牙切齿。

楼顶上站了一圈衣衫不整的女孩，唧唧喳喳像一群发现了黄鼠狼的小母鸡，让两个舍监越发恼火。王老太是个精瘦的中年妇女，头发不多在脑后缩个髻子。看着女孩身上五颜六色的史努比和流氓兔，不禁悲从中来：这些小妮子们就喜欢把猫啊狗啊的穿在身上，抱在怀里，而丈夫一个月都没碰自己了。

她心情越发不好，史努比流氓兔后面的身体这样青春，自己却早早地成了“老太”，她又看看身边如油桶的刘老太，终于没了耐心，把床单卷起来夹在胳膊下面，尖厉的嗓子划破了这个美丽的早晨：都下去，穿着睡衣跑上来像什么样子。这是谁的床单，让她找我来。

7号楼下面，几十个男生像虔诚的UFO爱好者一样抬头看着，几个常年挂着望远镜在校园游荡的人成了香饽饽，古建三挤破了头也没抢到，只好一把抢过身边吴玉明的眼镜，还没习惯眼镜度数，楼顶上的女孩忽然醒悟过来，尖叫着跳下通风口。楼下的人群发出一声叹惜，很快散了热闹。

布敬章远远就看到7号楼前的风景，跑过来耐心地见人就问。古建三和吴玉明一边议论一边走过来，看到他过来同时“哼”了一声。古建三的嗓音尖厉，吴玉明哼得低沉，一前一后恰似哼哈二将。布敬章因为茶蛋和油饼带来的愉悦一



梦

里

花

飞

知

多

少

下少了许多，讪讪地说道：今天我跑到五里桥了，妈的，回来的时候只好颠着，现在腿还抽筋呢。

古建三没搭茬，吴玉明闷声说道：我说呢，今天是我替你擦的地，下次擦完再跑步去。布敬章点点头，吴玉明马上眉飞色舞地凑过来：唉，有人在7号楼的床单上画了个家伙，哈，大得好像校门口的柱子，精彩。

布敬章又开大拇指和食指，捏着自己光溜溜的下巴：嗯，有阵子没见过乐子了，谁啊，这么牛×，是爬窗台上去的？他没让古建三插嘴：真他妈的邪门儿了，7号楼油光水滑的，丫挺怎么上去的？

他一边嘟囔一边自顾自向6号楼走去，古建三忍不住跟过来说道：是啊，丫挺的既然爬上了窗户，干脆就地看看过把瘾，上去喷那个干什么。布敬章大力地点头：我也这样想。忽然又停下来：瞧你那没出息的样，看什么看，小心刘老太一竿子把你敲下来。

三个人不由得摸了摸各自的屁股。去年夏天一个被爱情烧昏头的小子在7号楼前唱情歌，女孩没反应，他一着急居然爬上了二楼的平台，丝毫不管一边是老太们的怒喝，一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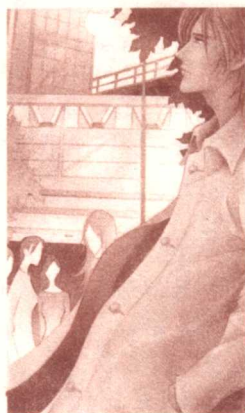
是窗口无数颗脑袋。正当这个可怜的哥们儿沉浸在自己美妙的泛音时，被孔武有力的刘老太悄悄摸了上去，一竹竿打了下来，搞了个尾骨骨折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学校居然没给刘老太一点处分。



而且，在紧接着的校庆演出上，她还意气风发地唱了一首山西民歌《打酸枣》，据说那位情歌王子当时就晕菜了。从此后，再没人敢去7号楼玩浪（男

生们一直习惯去掉后面那个漫字)了。

布敬章三个人回到406的时候,张一帆和孟津还在睡觉。此时布敬章脸上的油光已经被风吹干了,馄饨汤的水饱也下去了,他舒服地躺在自己的铺上,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个纸盒子,翻出一个烟屁股,小心地点着抽了一口。



古建三又想起布敬章吃饱喝足的样子,很为刚才主动和他说话憋气,他一边从个纸箱子里翻衣服一边嘟囔着:妈的,明天我也跑步去,看看能不能跑到六里桥。

布敬章用指甲捏着烟头猛吸一口,冷笑一声说道:成,明儿个咱们一起去,不过吴老咩,你又得替我擦地了。

吴玉明很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外号,“咩”总被这些人特意念成mia,本来形容自己老实憨厚还可以接受,可这个发音似乎还隐藏了别的意思。不过谁也解释不出来,他只好默默接受了,总比张一帆的外号文雅很多。

本来古建三已经分析出每个周六早上布敬章不是出去跑步,根本是偷偷打牙祭去了。所以今天两个人都打算不理他,可7号楼事件让人没憋住,这个时候,号称臭皮的布敬章往往能给大家一个充满幻想和意淫的解释。

“臭皮”可以理解成臭皮匠,按照“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”的说法,布敬章起码是三分之一的诸葛亮,因为省事,最后叫成了臭皮。布敬章毫不介意地接受了,他很明白,你要在乎,别人叫得更来劲;你要不在乎,就是叫你王八蛋别人也得不到快感。

梦  
里  
花

知  
多  
少



屋里一时安静下来，只有孟津的鼾声时大时小。布敬章抬脚蹬了自己的上铺一下：金棍，别挺尸了，7号楼出事了。

酣睡的张一帆“啊”了一声，飞快地坐起来，一秒钟之后开始穿衣服，跳下床来，一边系腰带一边问：出什么事了，出什么事了。

清醒的几个人看着他嘿嘿地笑。金棍，孟津睁开眼说道：你又不是第一次上当，咋还不长记性呢，听见7号楼就来精神，有点出息行不。没等人接茬，他马上令人难以置信地继续睡着了。几秒钟后，浑厚的鼾声又响了起来。

“金棍”这个外号在A大也算有名，他第一次出现在学校时，穿了一身金灿灿的名牌西装，由一辆黑牌子的“大奔”直接送到了6号楼。406的人们都被他的气势震住了，一直到第一次集体洗澡时，才发现他那话儿居然也是金灿灿的颜色，衬着惨白皮肤格外显眼。于是“金棍”这个称呼不胫而走，何况张一帆的爸爸是南京的一个包工头，这越发加大了这个外号的可信度。

这个外号让张一帆颇有些英雄气短的意思，毕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，他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东西比较多，所以态度越来越随和，可不管他怎样表现，人们总会充满爱意和怜惜地叫一声“金棍儿”。

此时金棍已经完全清醒过来，不死心地从窗户看了看7号楼的红字，抓起一个脸盆准备出去，布敬章忽然直起身子，神秘地对准备睡回笼觉的古建三说道：古三，你猜我今天在黄河大道看到谁了？

古建三终于翻出一件“更”干净的衣服，懒洋洋地说道：谁啊。

布敬章挪过去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是7号楼的……

吴老咩从上铺探出身子，孟津朦朦胧胧地睁开眼，古建

三也转过头，金棍退了回来关上门……布敬章忽然“啊”了一声：金棍你洗脸去吧，没你什么事。

人们齐刷刷地看向金棍，他抓了抓头发，打开自己的柜子：靠，我的牙刷哪儿去了。

布敬章满意地笑了笑：我在黄河大道看见秦雅莉了。

于是406再度沉寂下来。

7号楼的舍监屋里，王老太正高一声低一句地说着话：我说你们这些丫头啊，怎么那么不注意呢，雪白的床单上，画这么一个玩意儿，说出去好听吗？所以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少和那些小子们掺和，你看看，这床单可不就糟蹋了吗。

刘老太也满怀惋惜地点点头，看看对面的女生毫无反应，又说道：下次注意吧，嗯，这个床单你还要不要？

女生抬起头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我没办法注意，7号楼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谁知道这个人怎么上来的。

王老太被这句话噎了一下，还没想好怎么对付，一个女生随便敲了下门就闯了进来：我的床单呢，哎？秦雅莉你怎么在这儿？

王老太疑惑地看着她：王金芳，你说什么床单？

王金芳是个肥胖白皙的女生，有着所有胖子具备的直爽和乐观。她一把抓过来床单看了看：这床单是我的，不是秦雅莉的，昨天她洗错了。说着抖开床单晃悠着：你说谁啊这么缺德，画个什么不好，偏弄这么个东西，不是埋汰人吗？说完，她哈哈大笑起来。所有人都没弄明白她的情绪到底怎样，一时愣在那里。

那个叫秦雅莉的女生半天才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一声，不再搭理王老太，转身走了出去。王金芳乐呵呵地卷起床单对王老太说道：行了阿姨，这事就这么着吧。她冲出房门：雅



莉你慢点，得等我把床单拿上啊。

两个人并排向宿舍走着，王金芳得意地说道：看见了吧，关键时刻还是咱们肯帮你，轻易就替你开脱了。

秦雅莉点点头说道：嗯，谢谢你啊，这个人可太缺德了，成心让人出丑呢。

王金芳大大咧咧地端详着床单，好像那真是自己的：管他成心什么呢，反正画也画了。别说，这小子画的还真夸张。你说让我以后怎么混呐。虽然这样说，她脸上可没有一点难以混下去的表情，倒好像考了满分一样趾高气扬。

秦雅莉说道：不管怎么说，我看把咱们的白床单都收起来吧，省得人们看到了就想到这个。

王金芳耸了耸肩，下巴上白嫩的肉半天才停止颤抖：我才不怕呢，不过你们这些纯情的小母鸡哪儿见过这个啊，尤其是你这个不哼不哈的系花。

秦雅莉作为土木系的系花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漂亮。她有着一张酷似李嘉欣的脸蛋儿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的身材，随便穿一件衣服都格外合适，所以她的衣服总是很随便。比起那些从嘴里省下粮食装扮自己的准美女，格外有种自然天成的味道。所以她虽然漂亮，人缘却不错。

秦雅莉一进门，乱哄哄的屋子一下安静下来。身材小巧的金惠马上贴了过来，一口软软的江南口音飞快地说着：哟，你们俩倒好，一大早就不在，害得我们成了接待员。这些小姑娘真是够呛，好像那床单是考试题一样，非要问我到底画了什么，我怎么知道呢，谁知道画的那是什么怪东西。

王金芳夸张地大笑起来：你个小赤佬，昨天睡觉还说别碰我，别碰我，然后一脸的淫笑，听得我们都发麻，现在还说不知道是什么。

金惠一下涨红了脸：谁讲梦话了，我看是你自己讲的。

梦

里

花

知

多

少

王金芳把那床单塞进自己的箱子说：哎，我说梦话了我承认，你敢承认吗？嘿嘿，你个小母鸡，老娘我上学前遇见的男人，比你看到的还多，敢和我比？

秦雅莉打断两人的话：都别不害臊了，金芳你能不能说点别的，整天就是你那点破事。几十块钱的床单就这样算了？到底是谁干的想明白了吗。

几个人都静下来，王金芳换了一副和身材极不相称的深沉表情：我认为是99级那个胖墩干的，一会儿找他问问去。

金惠捅了捅身边的女孩，一脸坏笑地说道：问问？你怎么问？是你给我床单上画了个那玩意儿吗？胖墩要问什么玩意儿啊，你怎么办。哈哈。

大家笑起来，王金芳把一米五五的金惠一把搂在怀里，用胳膊使劲挤着她：你个小蹄子，我就说这里数你最坏，你还不承认。

男生宿舍的6号楼比7号楼低，而且没有一扇窗户是相对的，所以不管站在哪个角度，男生们都不可能看到7号楼里面的事物。不过布敬章三人还是很敬业地站在楼顶张望了半天。那边隐约有女生说话的声音传过来，飘来飘去怎么也听不清楚。

古建三恨声说道：我想不通，我不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，秦雅莉有什么理由去黄河大道。所以我非常郁闷。他狠狠跺了下脚：刚才吃的那点东西让人恶心，我得整二两去。他看看身边的两个人：你们去不去？就算你们不去我也要！

布敬章没回答他，又用手指捏着自己的下巴：往往社会学家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，金棍他爸爸一定有如珠妙语可以说清楚。

金棍遥望着7号楼，神思仿佛飞到了天外。布敬章捅了



捅他：说说你爸的语录吧，让我们爽一下。金棍清醒过来，清清嗓子说道：钱是王八蛋，王八蛋能换来的东西，我根本不稀罕。

布敬章和古建三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地说道：对，我们不稀罕。

这句话很快在风里散开，给酸葡萄定性的效果完全达到了，古建三接着布敬章无奈地说道：我说服自己了，既然有人愿意去卖，就是为了钱，我们无法染指，也是因为钱，所以归根到底就是钱的事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，我们是学生，清贫而高傲的大学生，早年间叫天之骄子，天之骄子啊同志们，能为一个这样的女人迷住心窍吗？

金棍斩钉截铁地说道：不能。

古建三长长吸了口气：所以忘了这些吧，只要女人标出了价钱，对我们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，对吧臭皮？

布敬章点点头，三个人一起向楼梯口走去，金棍忽然停下来：你说咱们凑钱宠幸她一下，是不是可以优惠？还没等别人回答，他马上说道：俗了俗了，王八蛋能换来的东西，咱们不稀罕，哈，哈，哈，不稀罕。

三个人勾肩搭背地回到走廊，一边碎嘴子一样重复着：不稀罕呀不稀罕，哈哈，不稀罕呀不稀罕。刚从食堂回来的人们好奇地看着他们，一个好事的摇滚歌手扯开嗓子唱起来：有话你就说，别找不自在，再不消失别怪老子抬脚把你踹……

三个人同时转身，攥起拳头伸出中指大喝一声：我靠你！那名歌手极为配合地做晕倒状，一刹那喝彩声四起。大一的学弟们纷纷走出寝室，不无羡慕地看着眼前这些潇洒的学长。

窗外的阳光明媚如美女的脸蛋儿，吃饱了饭的406却集

体保持着沉默。布敬章在苦思冥想早上的奇遇；古建三在考虑怎么才能宠幸美女一下；吴玉明红着脸想着图书馆的那个女孩；金棍在上铺做着什么；孟津照旧进入了梦乡，留下两张空床在布满尘埃的光线中散发着氤氲的怪味。

布敬章使劲叹了口气，几个醒着的人也一同叹了口气，门外的走廊上那个摇滚歌手有气无力地唱着自己的歌：

阳光带来了你的气息  
像温泉一样让我沉迷  
虽然舌头比心灵干涸  
我还是想先得到你的身体  
哦，你别退缩  
我是个浪子  
你也不是镶了金边的  
.....

略带伤感的歌声丝丝缕缕拐进每个房间，狭长的走廊渐渐安静下来。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好奇地探出头，看着盘腿坐在地下的歌手。

他手里的塑料片轻轻划过琴弦，似有若无的旋律中，所有人油然升起一股自艾自怜的低落情绪。忽然，歌手猛地拨动琴弦怒吼道：

我就去你妈地，我就去你妈地，我背后骂着你……  
我的两眼睁开却充满委屈。

刹那间，各种声音再次恢复了活力：摔麻将的啪啪声，打游戏的枪炮声，盥洗室的歌声以及406巨大的踹门声。

人们惊魂未定地看着门口的人，他两眼都是血丝，脸色